



《星期日泰晤士报》十大畅销书之一
荣获《金融时报》暨高盛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奖

超级黑帮



A Journey Through
the Global Criminal Under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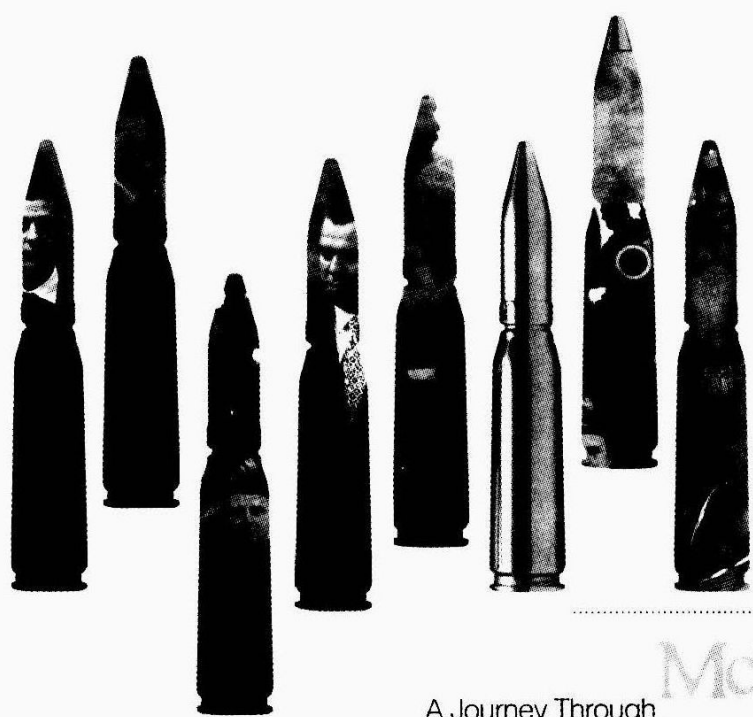
(英) 米沙·格兰尼◎著
张万伟 王 勤◎译

McMAFIA 揭秘全球地下经济

我们常常是在不经意间就被牵涉到了
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黑色世界之中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超级黑帮

McMAFIA

A Journey Through
the Global Criminal Underworld

揭秘全球地下经济

(英) 米沙·格兰尼 著
张万伟 王 勤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级黑帮/ (英) 格兰尼著; 张万伟, 王勤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1

书名原文: McMafia

ISBN 978-7-5086-1835-7

I. 超… II. ① 格… ② 张… ③ 王… III. ① 经济—刑事犯罪 ② 犯罪集团—世界 IV. D5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218231 号

McMAFIA: A JOURNEY THROUGH THE GLOBAL CRIMINAL UNDERWORLD BY MISHA GLENNY

Copyright © 2008 by Misha Glenn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VILLE & WALSH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超级黑帮

CHAOJI HEIBANG

著 者: [英] 米沙·格兰尼

译 者: 张万伟 王 勤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3388

书 号: ISBN 978-7-5086-1835-7/F · 185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导言

1994年4月30日，黄昏时分，春天的脚步已经踏上了萨里郡的沃金。巴尼斯伯里庄园只是一个相当普通的居民区，但是在英格兰南部这样的地方还是很有生机的。夜幕逐渐降临柳林路（Willow Way），这是一条安静的小路，路两边是鳞次栉比的房屋。此时，家家户户的汽车已经驶入车库，屋里的人们也已坐在餐桌旁进餐，还一边欣赏周六晚上的电视节目。

晚上9点钟，一辆红色丰田车在31号外面停下，一名男子从车里出来。他手中托着一个蓝白相间的扁平盒子，信步走到门前，抬手轻轻敲门。33岁的地球物理学家凯伦·里德正在屋里一边喝着白葡萄酒，一边同一位朋友聊天。突然，她听到窗外传来模糊不清的男人的声音。“你订比萨了吗？”那个男人问道。凯伦起身来到门口，打开门，送比萨的男人却掏出一把手枪，冷静地朝着她的头部连开数枪，然后迅速跑回车上，疾驰而去。

凯伦·里德并不是杀手当天晚上的行凶对象，但是，杀手之所以搞错是有原因的。他的真正目标是凯伦的姐姐，艾莉森·庞廷——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部的制片人。当时她正和凯伦一起居住，但是那天晚上碰巧外出不在家。这次谋杀活动很有可能是车臣共和国总统焦哈尔·杜达耶夫指使的。

1986年，艾莉森嫁给了一个胖墩墩但是却很迷人的亚美尼亚人卡西特·奥根尼扬，他们是几年前在大学学习俄语时结识的。他们的婚姻却引发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情，并导致了8年后的谋杀案。这起谋杀把北高加索的内战、石油、黑帮和民族主义斗争，全都带到了沃金这个宁静的小镇。

在凯伦被害前 18 个月，鲁斯兰·乌特西耶夫和纳扎尔别克·乌特西耶夫兄弟二人作为杜达耶夫的特使抵达伦敦，他们的使命是协调“新独立”的车臣共和国印刷护照和纸钞的事宜。鲁斯兰是反复无常的杜达耶夫最为信赖的顾问，在复杂的派系斗争中主张走强硬路线。他的弟弟是一位武术高手，担任他的保镖。他们此行的公开使命是印刷车臣的相关文件资料，此外，他们还肩负着一些秘密使命：从一位美国商人那里获取 2.5 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车臣炼油厂的改建工作；同德国能源公司斯廷思（Stinnes AG）进行谈判协商，按照国际油价迅速出售车臣的原油；调查者后来发现，他们还有一个使命，那就是购买 2 000 枚地对空“毒刺”导弹。为了使如此复杂的谈判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车臣政府的特使需要一位水平高超的翻译和中间人。鲁斯兰想起来他曾经接受过英国广播公司制片人艾莉森·庞廷的采访，便向她求助。艾莉森推荐了自己的丈夫卡西特，也许是希望她的丈夫能够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在伦敦期间，艾莉森的丈夫逐渐成为一个老练的投机分子。卡西特到处行骗，然后销声匿迹，不见踪影：走私、设立空壳公司进行洗钱，并且，当他短暂的犯罪活动结束后，他甘愿做一些卑微的工作来掩藏自己。开始时，这三个高加索人臭味相投，相处得还很不错，一起举办热闹的聚会，找来成群的应召女郎助兴。毫无疑问，艾莉森对她丈夫以及这两个车臣人的行为日益不满，比肯豪尔大厦那些富有的业主们也对乌特西耶夫兄弟二人日渐生厌，因为他们就住在这座大厦的一套公寓中，该大厦距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家——著名的贝克大街 221B 号只有一箭之遥。

一段时间之后，亚美尼亚人和车臣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后来，英格兰的皇家检察署声称，卡西特发现这批“毒刺”导弹是阿塞拜疆订购的，并且是针对他自己的祖国亚美尼亚的。还有一种说法是——“毒刺”导弹确实是运往车臣的，但是乌特西耶夫兄弟二人和卡西特在佣金上产生了分歧。可以肯定的是，卡西特向亚美尼亚克格勃的高级特工透露了乌特西耶夫兄弟二人的活动，几名职业杀手奉命从美国的亚美尼亚移民聚居的洛杉矶起程赶往伦敦。

乌特西耶夫兄弟二人被残忍地杀害了。（鲁斯兰的尸体被肢解，然后被运往伦敦北部郊区哈罗，在运送途中从袋子中散落出来。）现在，因为他们被谋杀，卡西特被判无期徒刑，正在监狱服刑，而同案的另一被告人——亚美尼亚克格勃

的官员，在等待审判期间，在贝尔马什（Belmarsh）的监狱中上吊自尽了。

当我看到这个案子时十分震惊，并不是因为我发现艾莉森和凯伦的父亲是戴维·庞廷（David Ponting），他是布里斯托尔大学戏剧学的讲师，我在那所大学读的本科。当我在那里学习时，戴维曾经教过我广播节目制作，后来我之所以成为英国广播公司中欧广播中心的记者，就是因为我会这项技能。

在凯伦被谋杀后，艾莉森接受了证人保护计划。失去女儿的戴维移民到了美国，在那里他当过一段时间的演员，后来就下落不明了。

庞廷一家人十分有礼貌，特别谦逊，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家庭会卷入前苏联的政治黑手党事件之中。但是，正如一位参与办理乌特西耶夫兄弟一案的官员当时指出的那样，“我们突然之间要面对世界上这样一个地方的犯罪活动和政治斗争，坦率地说，在大都市或萨里的警界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听说过这个地方。我们对那里的战争、犯罪活动和政治斗争一无所知——说实在的，我们全都是两眼一抹黑，茫然不知所措”。

在世界各地，失败国家开始出现，而它所产生的余波首次冲击到了英国。

20世纪80年代初，“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开始解体，新秩序尚未形成，此时发生了一系列似乎毫无关联的事件：日本汽车工业迅猛崛起；匈牙利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密接触，寻求成为该组织成员国的可能性；印度经济停滞不前；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率先谨慎地同被囚禁的纳尔逊·曼德拉进行接触；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英国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工会运动。

孤立地看，这些事件和其他一些事件似乎只是反映了日常政治活动的跌宕起伏，最多也只能被看做世界秩序的调整。事实上，在这些力量背后还隐藏着一股强大的潮流和趋势，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和机遇，尤其是在西欧和美国势力范围之外的广大权力真空地带，这也对今天全球化的出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美国及其欧洲的首要盟友英国，却形成了一股坚定的发展势头。世界已经朝着国际金融和商品市场的自由化迈出了第一步。美国和欧洲的公司与银行已经开始抢占一些国家的自由市场，而当时这些国家仍然对外国投资和货币兑换采取严格的控制。

接着就是始于1989年的“苏东剧变”。由于思想僵化，资金短缺，在科技竞

争中备受打击，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同全球化的进程遥相呼应，激发了“影子经济”^①以几何级数增长。这些重大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影响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从整体来看，全球范围的贸易、投资和财富的积累都出现了急剧增长。然而，财富的分配却极其不公平。许多国家都发现自己被抛进了苦难之中，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转型期”。在一些不毛之地，人们要生存都极其困难，常常是只有拿起枪大肆掠夺才能存活下来。

欧洲迎来了两德的统一和东欧国家的剧变。而新的俄罗斯似乎也十分满意，心甘情愿放弃在该地区的军事控制，解散了北约往昔的对手——华沙条约组织。最初的时候，莫斯科还有些不太情愿，但是后来也允许已经名不副实的苏联的其他民族独立，并成立自己的国家，满足他们的民族愿望。

然而，那些十分偏僻的地方发生的一切暗示着新世界的和平和民主很有可能要面对一些全新的问题。俄罗斯南部边境的高加索地区仅仅是一个巴掌大的地方，但是在新闻中经常看到那里发生零星的冲突。在非洲的一些地区，如安哥拉，美国和苏联所支持的战争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停止——反而更加激化了。然后，南斯拉夫的解体引发了一场残酷的内战，呈现在新的联合的欧洲面前的是一个他们难以接受的挑战。

面对全新的形势，旧的国际机制已经无法发挥作用。每个人都必须随机应变，没有人明白自己的行动背后的意义。

但是，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大动荡、希望和不确定之中，有一群人却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这些人敏锐地嗅到了一个信息：西方国家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不断增加的贸易活动和逐渐高涨的移民浪潮，以及许多政府管理国家能力的极大削弱，将会糅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金矿。他们就是犯罪集团，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无组织的，但他们也都是一流的资本家和企业家，严格遵守供需规律。同样，他们十分重视规模经济，同一些跨国公司一样。并且，他们也不断寻找海外合作伙伴和市场，积极发展工业，和那些大公司如壳牌、耐克和麦

^① 影子经济，是指某些不向国家申报收入，其产值不能纳入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家无法对其实行税收管理与监控的经济犯罪现象。“影子经济”的本质在于其隐蔽性。——编者注

当劳如出一辙。

他们首先在俄罗斯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崭露头角，同时也对一些遥远的国家施加影响，如印度、哥伦比亚和日本。我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发现他们的，当时，我是英国广播公司中欧中心的记者，正在南斯拉夫报道当地的内战。那些准军事部队摧毁了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城镇和村庄，然后带回大量的战利品，并用这些战利品作为启动资金建立起庞大的黑社会帝国。这些黑社会帝国的头子们很快就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不久之后，他们就获得了进行走私的特权，开始把世界各地的非法商品和服务运往欧盟的消费天堂。

作为撰写巴尔干半岛问题专著的作者，我多次受邀参加各种会议，讨论这一地区战争灾难背后的政治问题。不久之后，我就开始接到邀请，参加一些研讨安全问题的会议。政治家、警方和非政府组织都希望弄清楚在巴尔干半岛和世界其他地区有组织犯罪背后的庞大力量。然而，人们对于全球犯罪新浪潮的认识大部分都是道听途说的，没有人真正见识过。

最开始时，我主要研究巴尔干半岛地区犯罪组织的网络和动机，但是很快我就认识到为了更好地研究那里的犯罪活动，我必须把研究范围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比如那些非法商品的原产地，如俄罗斯、南美洲、非洲、印度，以及消费地，如欧盟、北美、日本和中东地区。

苏联解体的后果之一就是形成了一条宽广的不稳定地带，从巴尔干半岛开始，一直延伸到整个高加索地区，也就是前苏联在中亚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和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

这是一条多通道的犯罪高速公路，把这一地带同其他的动乱地区如阿富汗连在了一起。通过这一通道，亚洲地区的人口、毒品、现金、濒危物种和珍贵木材被源源不断地迅速运往欧洲，甚至美国。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前苏联南部的外围地区诞生了一系列不稳定的新国家。并且，由于对新犯罪高速路权力的争夺日趋白热化，需要花费比以前更多的资金来收买政治影响力。在失败国家中，*那些心怀野心的人需要这片狭长的领地进行三种相关的交易：将现金运往西方，通过银行和不动产将其合法化，将非法商品和服务运往欧盟、美国，甚至日本进行销售；在前苏联境内购买和销售军火，出口到世界上的动乱地区。

在距离白宫几个街区之遥的豪华办公室里，乔恩·维纳告诉我：“1993~1994年，我在执法部门工作，并且认识到全球化将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作为克林顿政府打击有组织犯罪战略的策划人，维纳比许多人更早发现了这些新的发展迹象。“萨尔瓦多就是一个范式，”他继续说道，“战后，那里的人们决定利用他们的武器储备同黑帮进行交易，换取现金。之后，我们还发现右翼的准军事部队和左翼的游击队竟开始了合作，入室盗窃、抢劫和盗窃汽车……”

维纳无意中发现，最初旨在用来调停失败国家战争冲突的一些东西却成了和平的最大威胁。当外交人员成功地使交战双方停战后，迎接他们的却是当地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以及一个被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所控制的社会，而这些人突然之间变成无业游民，并都习惯了为所欲为。如果你想要持久的稳定，就必须找到一些有用的工作使他们忙碌起来。否则，这些年轻人很容易受到诱惑，重新加入犯罪集团。回顾往事，维纳认为，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问题相比，萨尔瓦多问题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其他冲突的影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在萨尔瓦多，主要的税收来源不是汽车抢劫或毒品，但是到了巴尔干半岛或者高加索地区，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却是犯罪分子。现在，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日益加深的联系增强了社会动乱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苏联的解体就是如此。在这一剧变之后的前几年中，没有人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大量的矿物资源和犯罪分子的非法所得突然注入合法经济和“影子经济”之中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有些人确实注意到世界的运转方式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但是他们也常常会陷入困惑之中。对于一个在沃金地区巡逻的警察，怎么能期望他对高加索地区的残酷内战有所了解呢？

学者和研究人员早就开始投入巨大的精力来研究“合法的”全球化进程，这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调控和量化的。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和商品市场自由化的发展，“影子经济”异军突起，并且在全球GDP中的比重不断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欧洲和北美研究机构的数据表明，它现在占全球贸易额的15%~20%。

当然，这包括各种各样的犯罪活动，比如避税，虽然它不能归为跨国犯罪活动。但是，鉴于“影子经济”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经济力量，而我们却很少投入精力来系统地研究它是如何运转以及如何同合法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这真是太令人吃惊了。这个“黑色世界”绝不是与合法世界毫不相干的，它本身常常模糊不清，导致人们疑虑重重，同时又希望深入了解。在银行业务和商品交易方面，犯罪分子的运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接近正常情况。

那片巨大的不受约束的经济区是一个温床，蕴涵着丰富的营养物质，滋生了大量的安全问题。当然，这里也孕育了国际恐怖主义，但是，就引发的死亡和灾难来说，恐怖主义还是一个最为原始的、相对微不足道的新物种。过去20年的事实已经证明，犯罪活动和对金钱或权力的追逐所造成的危害是无与伦比的。集中巨大的资源与恐怖主义斗争，而忽略其他的安全问题，这是长期管理不善的后果，在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领导下的政府尤其如此。伊拉克所有的民意调查显示，自从美国入侵之后，腐败和犯罪已经同恐怖主义并列为市民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这一发现确实很惊人。即使在恐怖主义消亡以后，腐败和犯罪的影响——不是仅在伊拉克，而是在整个中东地区——都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从我所熟悉的巴尔干半岛开始，我进行了一次环球之旅，试图追寻过去20多年来惊人的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历史。在旅行中，我遇到了许多很有魅力的人，他们朝气蓬勃、勇敢顽强、机智聪慧。他们中许多是犯罪分子，有些是受害者，还有些是政治家、警察和律师。几乎所有的人都很乐于告诉我他们那奇异、可怕，甚至是有趣的故事。这一话题的性质决定了许多人都只愿意匿名接受采访，因此我有时候采用了化名。在此，我特别向所有接受我采访和请教的人表示感谢，谢谢你们无私奉献自己的时间和深刻的真知灼见。

我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揭开有组织犯罪的谜团，弄清楚他们是如何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生存和发展的。我也希望他们提供线索，能够帮助政治家和警方关注这些问题，避免更多的人，像凯伦·里德那样，成为这个“黑色世界”的受害者。



目录

导 言 V

第一部分 黑暗滋生的土壤 001

这些人对世界的影响力，远远超过那些活跃在电视镜头前的政客和靠脱口秀谋生的电视主持人。但是没什么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更有人在电视上见过他们出镜——除非是他们的葬礼。这些人习惯于藏匿在世界最不为人知的角落，掌控着阳光下永远无法得见的“黑暗帝国”，无论是与普通人的关系，还是这些“影子经济”所占据的财富总量，都是对普通人想象力的挑战……

1. 美国人之死 003
2. 血腥钱财 021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 045
4. 散布谣言 067

第二部分 黄金、金钱、钻石和银行 091

在世界的其他角落，铤而走险的走私活动有时并不是为了获得如何巨大的收益，而仅仅是一种不得不选择的谋生手段，这既是走私者的悲哀，也是区域政治博弈的消极产物。更恐怖的则是那些生活在危险地区的普通民众，在暴力犯罪频发的地区，去超市购物也是一次勇敢的冒险……

5. 回归以色列 093
6. 上都（上） 114

7. 上都（下） 131

8. 犯罪剧场 154

9. 黑与白 174

第三部分 毒品和网络犯罪 213

如果说全球毒品交易和网络犯罪已经具备了有组织犯罪的成熟特征，那么让各国民众恐惧的恐怖主义还处在蹒跚学步的阶段，它不过是“黑暗帝国”的新生儿……

10. 大麻 215

11. 恐怖之旅 242

12. 橙色代码 2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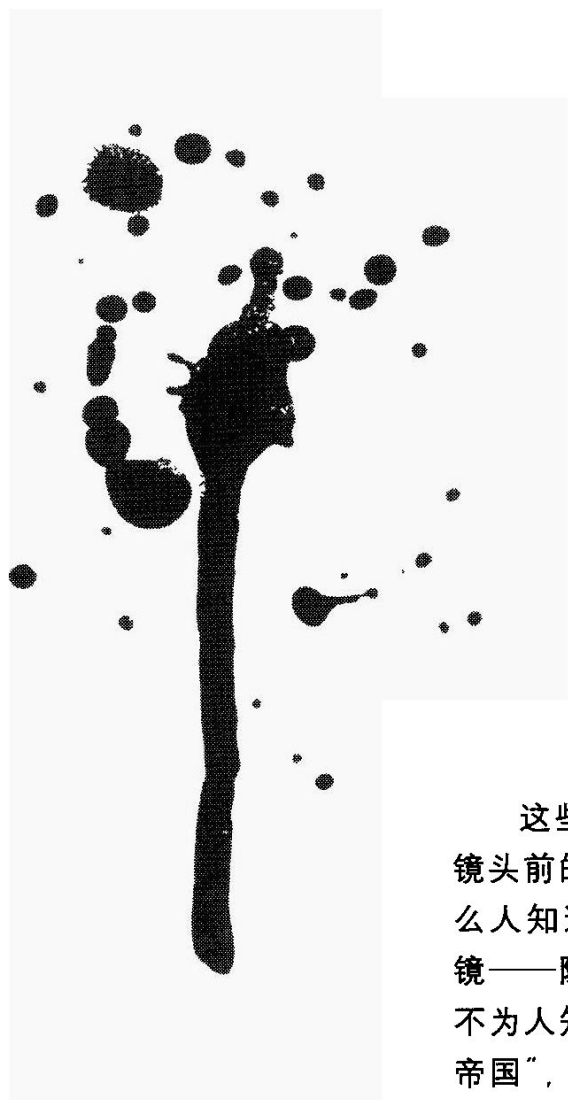
第四部分 有组织犯罪的未来 283

这就像个伪命题，可现实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从盗版光盘的传导链，到毒品地下交易，再到恐怖主义破坏，甚至全球范围的洗钱活动，都将拥有各自的“未来”，没错，是罪恶的未来……

13. 公开的黑社会 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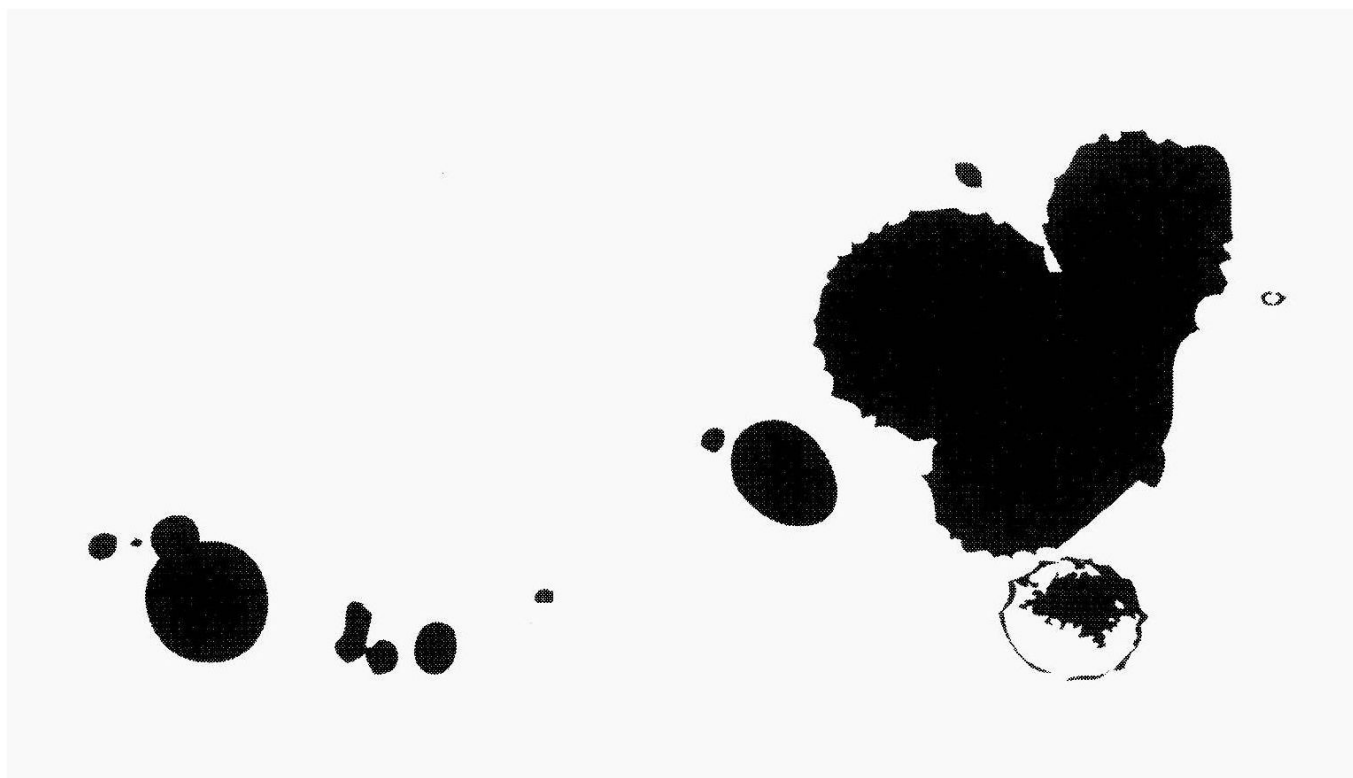
14. 有组织犯罪的未来 308

结 语 331



第一部分 | 黑暗滋生的土壤

这些人对世界的影响力，远远超过那些活跃在电视镜头前的政客和靠脱口秀谋生的电视主持人。但是没什么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更没有人会在电视上见过他们出境——除非是他们的葬礼。这些人习惯于藏匿在世界最不为人知的角落，掌控着阳光下永远无法得见的“黑暗帝国”，无论是与普通人的关系，还是这些“影子经济”所占据的财富总量，都是对普通人想象力的挑战……



1. 美国人之死

钟声持续不停地敲了 15 分钟，人们抬着水晶棺缓步走进内德利亚教堂 (Nedelya's Cathedral)。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马克西姆主教——保加利亚东正教的领袖，他的身后是几千名悼念者。2003 年 3 月的一个星期五，寒冷的狂风怒吼着，似乎整个索菲亚（保加利亚首都）的人们都倾城而出，来向伊利亚·巴甫洛夫 (Ilya Pavlov) 表达他们最后的敬意，这个人使他们认清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本质。

葬礼的最后，死者最亲近的 30 位共济会兄弟 (Masonic Lodge) 关上了教堂的门。这些人全都穿着黑色西装，怀抱白色鲜花，正在举行一个秘密的送别仪式，祝愿他们的“巴甫洛夫兄弟早日抵达东方极乐世界”。他身上穿的套装、手上戴的手套，以及共济会的徽章，“全都伴随着巴甫洛夫兄弟前往宇宙中最伟大的建筑师那里”。

一位政府部长带来了总理西美昂·萨克森-科堡哥达 (Simeon Saxe-Coburgotski) 的唁电。西美昂是保加利亚的末代国王，身材瘦小但是十分文雅，在 2000 年的大选中，他所领导的政党大获全胜，但是他放弃重建王权，而是决定领导他的国家和政府走出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困境。“我们要永远记住伊利亚·巴甫洛夫，”总理在唁电中说，“他在困难时期为许多人提供了工作，帮助他们的家庭渡过了难关。我们要永远记住他的商业精神以及他那超人的毅力。”

国会议员、艺术家、最重要的石油公司和银行的老板、两位前保加利亚小姐以及保加利亚索菲亚足球队 (CSKA) 的全体队员（对保加利亚人来说，这是曼

联队和扬基队的融合)，都参加了葬礼，并且向悲伤的巴甫洛夫家人致以深切的慰问。当然，他所认识的一些知名人士也来了，对保加利亚的民众来说，更熟知的是这些人的绰号：“骷髅”、“鸟嘴”和“医生”。

然而，美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吉姆·帕迪尤（Jim Pardew）却没有出席葬礼。在一周前的3月7日，大使馆曾经紧急询问过此事。当天晚上7点45分，伊利亚·巴甫洛夫正在自己公司的总部大楼外面打电话，突然遭到一名狙击手的暗杀。这样一位声名显赫、富可敌国的美国公民在外国死亡，通常都会引起美国政府和使馆的高度关注。

但是，巴甫洛夫从来没有受到过白宫的垂青，因为他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不过他仍然自豪地加入了移民美国的大军之中。巴甫洛夫热切希望获得美国国籍，但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连续两任驻索菲亚的美国大使都强烈反对他加入美国国籍。两位外交官还亲自跑到华盛顿，竭力阻止巴甫洛夫进入美国，更不用说给他美国国籍了。但是，巴甫洛夫在美国也有支持者。尽管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过他过去的活动，加之“9·11”事件之后，美国对安全问题更为关注，但是巴甫洛夫还是收到了美国护照。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保加利亚是继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之后欧洲最为痛苦和压抑的地方。我曾经在索菲亚浓雾弥漫的大街上拖着沉重的步伐，从一座灰色建筑走到下一座，到处寻找饭店或者咖啡厅，希望能够缓解一下心中的苦闷。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我总是有两名或两名以上国家安全局人员跟随着，他们会陪伴我到任何地方。他们的出现使得我很难说服普通民众同我交谈，最多也只能和他们谈谈无关痛痒的天气问题。

但是，慢慢地我明白了，这里有许多逆流活动，有些还十分活跃，滋生了耐人寻味的生活方式——有些人通过意外的发现或者好运，找到了办法来操控这一体系的某些部分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20世纪70年代，伊利亚·巴甫洛夫逐渐长成一个生龙活虎的青年，他有一项独特的技能，使得他从同辈人中脱颖而出——他是一位优秀的摔跤选手，实际上是保加利亚他那个重量级的冠军。如果巴甫洛夫非常聪明或者是一位天才摇滚吉他手的话，他可能就会身陷麻烦，因为这些天才人物常常会引领年轻人走上反

叛的道路。但是，在保加利亚，伟大的英雄人物不是足球运动员或者网球选手，而是那些身强体壮、肌肉发达的人。东欧剧变之前，东欧国家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是举重、摔跤和拳击，一些有潜力的运动员会注射大量的类固醇，希望在奥运赛场夺取金牌。

实际上，一位职业运动员，如成功的摔跤选手可以获得公众的拥戴（以及额外的福利）、金钱、公寓和汽车（后两者只有赢得最高荣誉的年轻人才能获得）。巴甫洛夫被挑选到了索菲亚的文化体育机构，这是保加利亚培养未来奥运选手的精英机构，他也就有了这种期盼。

巴甫洛夫具有双重的优势，因为他的父亲在索菲亚经营着一家酒吧，他也在这里工作。埃米尔·库伊莱夫毕业于警察学校，与巴甫洛夫是同一时代的人。他解释说：“那时，酒吧的侍者或服务员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他的身边聚集了许多不好惹的家伙，那些人也都很尊敬他，通过这种方式他开始接触安全机构的人员。”

对于像巴甫洛夫这样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国家安全局并不像西方人所描绘的那样，是镇压反抗的工具。对于一些保加利亚人来说，它是一条通往地位和权势的康庄大道。正如许多人所声称的，如果巴甫洛夫是国家安全局的线人，他就有望获得奖赏。他得到的最大奖赏就是一位漂亮的少女托妮·切格兰诺娃。1982年托妮接受了他的求婚，嫁给了他。比这个女孩更重要的是她的父亲彼得·切格兰诺娃，他是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巴甫洛夫通过婚姻而加入了秘密警察的行列。

保加利亚国家安全局因为高效和可靠而受到了苏联的特别青睐。它的作用通常不是很明显，但是当它需要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时候，它从来没有失手过——保加利亚国家安全局精心策划了暗杀保加利亚持不同政见者乔治·马科夫的行动，当时，他正在英国伦敦，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人员。1978年的一天，他正要走过滑铁卢大桥时，被蘸了毒药的雨伞刺伤而身亡。

用这种方式消灭国家的敌人仅仅是锦上添花的行为。保加利亚特工部门最重要和最赚钱的工作是走私毒品、武器和高科技。保加利亚著名的政治学者伊万·克拉斯特夫告诉我：“走私是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的国家总是摇摆于两种意识形态之中——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资本主义和共产主